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西遊記  
第八十九回 黃獅精虛設釘鈿宴 金木土計鬧豹頭山

卻說那院中幾個鐵匠因連日辛苦，夜間俱自睡了。及天明起來打造，篷下不見了三般兵器，一個個呆掙神驚，四下尋找。只見那三個王子出宮來看，那鐵匠一齊磕頭道：「小主啊，神師的三般兵器，都不知那裡去了。」小王子聽言，心驚膽戰道：「想是師父今夜收拾去了。」急奔暴紗亭看時，見白馬尚在廊下，忍不住叫道：「師父還睡哩？」沙僧道：「起來了。」即將房門開了，讓王子進裡看時，不見兵器，慌慌張張問道：「師父的兵器都收來了？」行者跳起道：「不曾收啊。」王子道：「三般兵器，今夜都不見了。」八戒連忙爬起道：「我的鈿在麼？」小王道：「適才我等出來，只見眾人前後找尋不見，弟子恐是師父收了，卻才來問。老師的寶貝，俱是能長能消，想必藏在身邊哄弟子哩。」行者道：「委的未收。都尋去來。」

隨至院中篷下，果然不見蹤影。八戒道：「定是這夥鐵匠偷了。快拿出來，略遲了些兒，就都打死，打死。」那鐵匠慌得磕頭滴淚道：「爺爺，我們連日辛苦，夜間睡著，乃至天明起來，遂不見了。我等乃一概凡人，怎麼拿得動？望爺爺饒命，饒命。」行者無語，暗恨道：「還是我們的不是，既然看了式樣，就該收在身邊，怎麼卻丟放在此？那寶貝霞彩光生，想是驚動甚麼歹人，乘夜竊去也。」八戒不信道：「哥哥說那裡話？這般個太平境界，又不是曠野深山，怎得個歹人來？定是鐵匠欺心，他見我們的兵器光彩，認得是三件寶貝，連夜走出王府，夥些人來，擡的擡，拉的拉，偷出去了。拿過來打呀，打呀。」眾匠只是磕頭發誓。

正嚷處，只見老王子出來，問及前事，卻也面無人色，沉吟半晌道：「神師兵器，本不同凡，就有百餘人也禁挫不動。況孤在此城，今已五代，不是大膽海口，孤也頗有個賢名在外；這城中軍民匠作人等，也頗懼孤之法度，斷是不敢欺心。望神師再思可矣。」行者笑道：「不用再思，也不須苦賴鐵匠。我問殿下：你這州城四面，可有甚麼山林妖怪？」王子道：「神師此問，甚是有理。孤這州城之北，有一座豹頭山，山中有一座虎口洞。往往人言洞內有仙，又言有虎狼，又言有妖怪。孤未曾訪得端的，不知果是何物。」行者笑道：「不消講了，定是那方歹人，知道俱是寶貝，一夜偷將去了。」叫：「八戒、沙僧，你都在此保著師父，護著城池，等老孫尋訪去來。」又叫鐵匠們不可住了爐火，一一煉造。

好猴王，辭了三藏，唵哨一聲，形影不見，早跨到豹頭山上。原來那城相去只有三千里，一瞬即到。徑上山峰觀看，果然有些妖氣。真是：

龍脈悠長，地形遠大。尖峰挺挺插天高，陡澗沉沉流水急。山前有瑤草鋪茵，山後有奇花佈錦。喬松老柏，古樹修篁。山鴉山鵲亂飛鳴，野鶴野猴皆嘯唳。懸崖下，麋鹿雙雙；峭壁前，獼猴對對。一起一伏遠來龍，九曲九灣潛地脈。埂頭相接玉華州，萬古千秋興勝處。

行者正然看時，忽聽得山背後有人言語。急回頭視之，乃兩個狼頭妖怪，朗朗的說著話，向西北上走。行者揣道：「這定是巡山的怪物，等老孫跟他去聽聽，看他說些甚的。」捻著訣，念個咒，搖身一變，變做個蝴蝶兒，展開翅，翩翩翻翻，徑自趕上。果然變得有樣範：

一雙粉翅，兩道銀鬚。乘風飛去急，映日舞來徐。渡水過牆能疾俏，偷香弄絮甚歡娛。體輕偏愛鮮花味，雅態芳情任卷舒。

他飛在那個妖精頭頂上，飄飄蕩蕩，聽他說話。那妖猛的叫道：「二哥，我大王連日僥倖；前月裡得了一個美人兒，在洞內盤桓，十分快樂；昨夜裡又得了三般兵器，果然是無價之寶。明朝開宴慶釘鈿會哩，我們都有受用。」這個道：「我們也有些僥倖：拿這二兩銀子買豬羊去。如今到了乾方集上，先吃幾壺酒兒。把東西開個花帳兒，落他二三兩銀子，買件綿衣過寒，卻不是好？」兩個怪說說笑笑的，上大路急走如飛。

行者聽得要慶釘鈿會，心中暗喜。欲要打殺他，爭奈不干他事，況手中又無兵器。他即飛向前邊，現了本相，在路口上立定。那怪看看走到身邊，被他一口法唾噴將去，念一聲「唵吽吽喇」，即使個定身法，把兩個狼頭精定住。眼睜睜，口也難開；直挺挺，雙腳站住。又將他扳翻倒，揭衣搜檢，果是有二兩銀子，著一條搭包兒打在腰間裙帶上；又各掛著一個粉漆牌兒，一個上寫著「刁鑽古怪」，一個上寫著「古怪刁鑽」。

好大聖，取了他銀子，解了他牌兒，返跨步回至州城。到王府中，見了王子、唐僧並大小官員、匠作人等，具言前事。八戒笑道：「想是老豬的寶貝霞彩光明，所以買豬羊，治筵席慶賀哩。但如今怎得他來？」行者道：「我兄弟三人俱去。這銀子是買辦豬羊的，且將這銀子賞了匠人，教殿下尋幾個豬羊。八戒，你變做刁鑽古怪，我變做古怪刁鑽，沙僧裝做個販豬羊的客人，走進那虎口洞裡，得便處，各人拿了兵器，打絕那妖邪，回來卻收拾走路。」沙僧笑道：「妙妙妙，不宜遲，快走。」老王果依此計，即教管事的買辦了七八口豬、四五腔羊。

他三人辭了師父，在城外大顯神通。八戒道：「哥哥，我未曾看見那刁鑽古怪，怎生變得他模樣？」行者道：「那怪被老孫使了定身法定住在那裡，直到明日此時方醒。我記得他的模樣，你站下，等我教你變。……如此，如彼，就是他的模樣了。」那獸子真個口裡念著咒，行者吹口仙氣，霎時就變得與那刁鑽古怪一般無二，將一個粉牌兒帶在腰間。行者即變做古怪刁鑽，腰間也帶了一個牌兒。沙僧打扮得像個販豬羊的客人。一起兒趕著豬羊，上大路，徑奔山來。

不多時，進了山凹裡，又遇見一個小妖，他生得嘴臉也恁地兇惡！看那：

圓溜溜兩隻眼，如燈晃亮；紅刺熾一頭毛，似火飄光。糟鼻子，不狹口，獠牙尖利；查耳朵，砍額頭，青臉泡浮。身穿一件淺黃衣，足踏一雙莎蒲履。英雄糾糾若兇神，急急忙忙如惡鬼。

那怪左脅下挾著一個彩漆的請書匣兒，迎著行者叫道：「古怪刁鑽，你兩個來了？買了幾口豬羊？」行者道：「這趕的不是？」那怪朝沙僧道：「此位是誰？」行者道：「就是販豬羊的客人。還少他幾兩銀子，帶他來家取的。你往那裡去？」那怪道：「我往竹節山去請老大王明早赴會。」行者綽他的口氣兒，就問：「共請多少人？」那怪道：「請老大王坐首席，連本山大王共頭目等眾，約有四多位。」正說處，八戒道：「去罷，去罷，豬羊都四散走了。」行者道：「你去邀著，等我討他帖兒看看。」那怪見自家人，即揭開取出，遞與行者。行者展開看時，上寫著：

明辰敬治餽酌，慶釘鈿嘉會，屈尊過山一敘。幸勿外，至感。右啟祖翁九靈元聖老大人尊前。門下孫黃獅頓首百拜。

行者看畢，仍遞與那怪。那怪放在匣內，徑往東南上去了。

沙僧問道：「哥哥，帖兒上是甚麼話頭？」行者道：「乃慶釘鈿會的請帖。名字寫著『門下孫黃獅頓首百拜』。請的是祖翁九靈元聖老大人。」沙僧笑道：「黃獅想必是個金毛獅子成精。但不知九靈元聖是個何物？」八戒聽言，笑道：「是老豬的貨了。」行者道：「怎見得是你的貨？」八戒道：「古人云：『癩母豬專趕金毛獅子。』故知是老豬之貨物也。」他三人說說笑笑，趕著豬羊，卻就望見虎口洞門。但見那門兒外：

周圍山繞翠，一脈氣連城。  
峭壁扳青蔓，高崖掛紫荊。  
鳥聲深樹匝，花影洞門迎。  
不亞桃源洞，堪宜避世情。

漸漸近於門口，又見一叢大大小小的雜項妖精，在那花樹之下頑耍。忽聽得八戒「呵呵」趕豬羊到時，都來迎接。便就捉豬的捉豬，捉羊的捉羊，一齊網倒。早驚動裡面妖王，領數個小妖，出來問道：「你兩個來了？買了幾口豬羊？」行者道：「買了八

口豬，七腔羊，共□五個牲口。豬銀該一□六兩，羊銀該九兩。前者領銀二□兩，仍欠五兩。這個就是客人，跟來找銀子的。」妖王聽說，即喚：「小的們，取五兩銀子，打發他去。」行者道：「這客人一則來找銀子，二來要看看嘉會。」那妖大怒，罵道：「你這個刁鑽兒懶！你買東西罷了，又與人說甚麼會不會？」八戒上前道：「主人公得了寶貝，誠是天下之奇珍，就教他看看怕怎的？」那怪咄的一聲道：「你這古怪也可惡！我這寶貝乃是玉華州城中得來的，倘這客人看了，去那州中傳說，說得人知，那王子一時來訪求，卻如之何？」行者道：「主公，這個客人乃乾方集後邊的人，去州許遠，又不是他城中人也，那裡去傳說？二則他肚裡也饑了，我兩個也未曾吃飯，家中有現成酒飯，賞他些吃了，打發他去罷。」說不了，有一小妖取了五兩銀子，遞與行者。行者將銀子遞與沙僧道：「客人，收了銀子，我與你進後面去吃些飯來。」

沙僧仗著膽，同八戒、行者進於洞內。到二層殿廳之上，只見正中間桌上，高高的供養著一柄九齒釘耙，真個是光彩映目；東山頭靠著一條金箍棒，西山頭靠著一條降妖杖。那怪王隨後跟著道：「客人，那中間放光亮的就是釘耙，你看便看，只是出去，千萬莫與人說。」沙僧點頭稱謝了。

噫！這正是：物見主，必定取。那八戒一生是個魯夯的人，他見了釘耙，那裡與他敘甚麼情節，跑上去，拿下來，掄在手中，現了本相，丟了解數，望妖精劈臉就築。這行者、沙僧也奔至兩山頭各拿器械，現了原身，三兄弟一齊亂打。慌得那怪王急抽身閃過，轉入後邊，取一柄四明鎗，桿長鎗利，趕到天井中，支住他三般兵器，厲聲喝道：「你是甚人，敢弄虛頭，騙我寶貝？」行者罵道：「我把你這個賊毛團！你是認我不得。我們乃東土聖僧唐三藏的徒弟。因至玉華州倒換關文，蒙賢王教他三個王子拜我們為師，學習武藝，將我們寶貝作樣，打造如式兵器。因放在院中，被你這賊毛團貪夜入城偷來，倒說我弄虛頭騙你寶貝。不要走，就把我們這三件兵器各奉承你幾下嘗嘗。」那妖精就舉鎗來敵。這一場，從天井中鬥出前門，看他三僧攢一怪，好殺：

呼呼棒若風，滾滾鎗如雨。降妖杖舉滿天霞，四明鎗伸雲生綺。好似三仙煉金丹，火光彩晃驚神鬼。行者施威甚有能，妖精盜寶多無禮。天蓬八戒顯神通，大將沙僧英更美。弟兄合意運機謀，虎口洞中興鬥起。那怪豪強弄巧乖，四個英雄堪廝比。當時殺至日頭西，妖邪力軟難相抵。

他們在豹頭山戰鬥多時，那妖精抵敵不住，向沙僧前喊一聲：「看鎗。」沙僧讓個身法躲過。妖精得空而走，向東南巽宮上，乘風飛去。八戒拽步要趕，行者道：「且讓他去。自古道：『窮寇勿追。』且只來斷他歸路。」八戒依言。

三人逕至洞口，把那百□個若大若小的妖精盡皆打死。原來都是些虎狼彪豹、馬鹿山羊。被大聖使個手法，將他那洞裡細軟物件並打死的雜項獸身與趕來的豬羊，通皆帶出。沙僧就取出乾柴放起火來、八戒使兩個耳朵搧風，把一個巢穴一時燒得乾淨。卻將帶出的諸物，即轉州城。

此時城門尚開，人家未睡。老王父子與唐僧俱在暴紗亭盼望，只見他們撲哩撲刺的丟下一院子死獸、豬羊及細軟物件。一齊叫道：「師父，我們已得勝回來也。」那殿下喏喏相謝。唐長老滿心歡喜。三個小王子跪拜於地，沙僧攙起道：「且莫謝，都近前看看那物件。」王子道：「此物俱是何來？」行者笑道：「那虎狼彪豹、馬鹿山羊，都是成精的妖怪。被我們取了兵器，打出門來。那老妖是個金毛獅子，他使一柄四明鎗，與我等戰到天晚，敗陣逃生，往東南上走了。我等不曾趕他，卻掃除他歸路，打殺這些群妖，搜尋他這些物件，帶將來的。」老王聽說，又喜又憂：喜的是得勝而回，憂的是那妖日後報仇。行者道：「殿下放心，我已慮之熟，處之當矣。一定與你掃除盡絕，方才起行，決不至貽害於後。我午間去時，撞見一個青臉紅毛的小妖送請書，我看他帖子上寫著：『明辰敬治饌酌，慶釘耙嘉會，屈尊過山一敘。幸勿外，至感。右啟祖翁九靈元聖老大人尊前。』名字是『門下孫黃獅頓首百拜』。才子那妖精敗陣，必然向他祖翁處去會話，明辰斷然尋我們報仇，當情與你掃蕩乾淨。」老王稱謝了，擺上晚齋。師徒們齋畢，各歸寢處不題。

卻說那妖精果然向東南方奔到竹節山。那山中有一座洞天之處，喚名九曲盤桓洞。洞中的九靈元聖是他的祖翁。當夜足不停風，行至五更時分，到於洞口，敲門而進。小妖見了道：「大王，昨晚有青臉兒下請書，老爺留他住到今早，欲同他來赴你釘耙會，你怎麼又絕早親來邀請？」妖精道：「不好說，不好說，會成不得了。」正說處，見青臉兒從裡邊走出道：「大王，你來怎的？老大王爺爺起來就同我去赴會哩。」妖精慌張張的，只是搖手不言。

少頃，老妖起來了，喚入。這妖精丟了兵器，倒身下拜，止不住腮邊淚落。老妖道：「賢孫，你昨日下東，今早正欲來赴會，你又親來，為何發悲煩惱？」妖精叩頭道：「小孫前夜對月閑行，只見玉華州城中有光彩沖空。急去看時，乃是王府院中三般兵器放光：一件是九齒鎗釘耙，一件是寶杖，一件是金箍棒。小孫即使神法攝來，立名『釘耙嘉會』，著小的們買豬羊果品等物，設宴慶會，請祖爺爺賞之，以為一樂。昨差青臉來送柬之後，只見原差買豬羊的刁鑽兒等趕著幾個豬羊，又帶了一個販賣的客人來找銀子。他定要看看會去，是小孫恐他外面傳說，不容他看。他又說肚中饑餓，討些飯吃，因教他後邊吃飯。他走到裡邊，看見兵器，說是他的。三人就各搶去一件，現出原身：一個是毛臉雷公嘴的和尚，一個是長嘴大耳朵的和尚，一個是晦氣色臉的和尚。他都不分好歹，喊一聲亂打。是小孫急取四明鎗趕出與他相持，問是甚麼人敢弄虛頭。他道是東土大唐差往西天去的唐僧之徒弟，因過州城，倒換關文，被王子留住，習學武藝，將他這三件兵器作樣子打造，放在院內，被我偷來，遂此不忿相持。不知那三個和尚叫做甚名，卻俱有本事。小孫一人敵他三個不過，所以敗走祖爺處。望拔刀相助，拿那和尚報仇，庶見我祖愛孫之意也。」

老妖聞言，默想片時，笑道：「原來是他。我賢孫，你錯惹了他也。」妖精道：「祖爺知他是誰？」老妖道：「那長嘴大耳者，乃豬八戒；晦氣色臉者，乃沙和尚；這兩個猶可。那毛臉雷公嘴者，叫做孫行者。這個人其實神通廣大：五百年前曾大鬧天宮，□萬天兵也不曾拿得住。他專意尋人的，他便就是個搜山揭海、破洞攻城、闖禍的個都頭，你怎麼惹他？也罷，等我和你去，把那廝連玉華王子，都擒來替你出氣。」那妖精聽說，即叩頭而謝。

當時老妖點獠獅、雪獅、狻猊、白澤、伏狸、搏象諸孫，各執鋒利器械，黃獅引領，各縱狂風，逕至豹頭山界。只聞得煙火之氣撲鼻，又聞得有哭泣之聲。仔細看時，原來是刁鑽、古怪二人在那裡叫主公哭主公哩。妖精近前喝道：「你是真刁鑽兒，假刁鑽兒？」二怪跪倒，噙淚叩頭道：「我們怎是假的？昨日這早晚領了銀子去買豬羊，走至山西邊大路之上，見一個毛臉雷公嘴的和尚，他啐了我們一口，我們就腳軟口強，不能言語，不能移步。被他扳倒，把銀子搜了去，牌兒解了去。我兩個昏昏沉沉，直到此時才醒。及到家，見煙火未息，房舍盡皆燒了。又不見主公並大小頭目。故在此傷心痛哭。不知這火是怎生起的。」

那妖精聞言，止不住淚如泉湧，雙腳齊跌，喊聲振天，恨道：「禿廝！□分作惡，怎麼幹出這般毒事？把我洞府燒盡，美人燒死，家當老小一空。氣殺我也，氣殺我也！」老妖叫獠獅扯他過來道：「賢孫，事已至此，徒惱無益。且養全銳氣，到州城裡拿那和尚去。」那妖精猶不肯住哭，道：「老爺，我那們個山場，非一日治的，今被這禿廝盡毀，我卻要此命做甚的？」掙起來，往石崖上撞頭磕腦。被雪獅、獠獅等苦勸方止。

當時丟了此處，都奔州城。只聽得那風滾滾，霧騰騰，來得甚近。謊得那城外各關廂人等，拖男挾女，顧不得家私，都往州城中走，走入城門，將門閉了。有人報入王府中道：「禍事，禍事。」那王子唐僧等正在暴紗亭吃早齋，聽得人報禍事，卻出門來問。眾人道：「一群妖精，飛沙走石、噴霧掀風的來近城了。」老王大驚道：「怎麼好？」行者笑道：「都放心，都放心。這是虎口洞妖精昨日敗陣，往東南方去夥了那甚麼九靈元聖兒來也。等我同兄弟們出去。吩咐教關了四門，汝等點人夫看守城池。」那王子果傳令把四門閉了，點起人夫上城，他父子並唐僧在城樓上點箭，旌旗蔽日，炮火連天。行者三人，卻半雲半霧，出城迎敵。這正是：

失卻慧兵緣不謹，頓教魔起眾邪凶。

畢竟不知這場勝敗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